

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

下冊

云南大学历史系編

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

(下册)

——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——

仅供内部教学参考

云南大学历史系编

一九七三年六月

下 册 目 录

戊 戌 变 法

- 公车上书……………康有为等（1）
戊戌政变纪事本末……………梁启超（32）
应诏统筹全局摺……………康有为（48）

义和团运动

- 义和团告白……………（59）
马兰村坎字团告示……………（59）
刘青田碑文……………（60）
义和团揭帖……………（61）
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……………（61）
义和团痛斥李鸿章等揭帖……………（62）
团规……………（62）
民教案件应由地方公断教士毋许干预片……………李秉衡（65）
覆陈山东并无虐待教民情由片……………毓 贤（67）
覆陈山东办理教案并无偏袒情形摺……………毓 贤（68）
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摺……………朱祖谋（72）
谕内阁严禁拳民滋事保护教堂教民……………（74）
谕内阁以外邦无理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挹伐……………（75）
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……………（77）

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·····	(78)
云南人民奋起打击侵略者，与义和团遥相呼应·····	(80)
瓦德西拳乱笔记·····	(83)
辛丑条约·····	(97)

辛亥革命

兴中会宣言·····	孙 文 (109)
同盟会宣言·····	孙 文 (111)
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·····	龚春台 (114)
民报发刊词·····	孙 文 (117)
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·····	民 报 (119)
奏请宣布立宪密摺·····	载 泽 (121)
戊申云南河口之役·····	邹 鲁 (125)
河口起义被清政府镇压·····	(137)
川路事变记·····	伦 父 (140)
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·····	孙 文 (151)
中华民国临时约法·····	(153)
辛亥革命回忆·····	朱 德 (160)
滇省光复始末记·····	蔡 锷 (172)
记云南起义·····	李根源 (179)
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·····	素 庵 适 生 (180)

粉碎英帝分裂西藏的阴谋

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复信 (节录) ·····	(19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(1959年9月8日)

附印度总理尼赫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(节录) ·····	(19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(1959年3月22日)	
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	(201)
(1959年9月12日《人民日报》社论)	
中印边界问题	新华社 (212)
(1959年9月10日)	
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	
大使馆的照会 (节录)	(219)
(1959年12月26日于北京)	
一八八八年英国武装侵略西藏和西	
藏人民的坚决抵抗	(238)
附 (一)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	
附 (二)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	
一九〇四年英国对西藏的入侵和西	
藏人民的英勇反击	(250)
所谓“西姆拉会议”	(269)
附录: 未经中国签字的所谓“西姆拉条约”	
历届中国政府都否认“西姆拉条约”	(289)
英国策动西藏叛乱遭到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	(291)

反对英法对云南的侵略 (续)

出使大臣薛福成奏收回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片	(299)
总理衙门致法国公使照会 (节录)	(300)
英帝国主义对云南进行经济侵略	(301)
越南邻省不割让来往照会	(302)
法帝夺取滇越铁路修筑权来往照会	(304)
英帝攫夺滇缅铁路修筑权来往照会	(306)
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程	(308)

云南警告	云南留越学生	(314)
法人古德爾孟著云南游记译者弁言	大 慈	(329)
留法学生上滇督书		(332)
滇越述略 (节录)	《云南》杂志特派员 蟄 生	(338)
滇越路意监工毆毙华工案	南昆仑生	(339)
法国侵略者残酷压榨筑路民工		(341)
留日云南同乡会致咨议局筹赎滇越 铁路意见书	云 鹤	(346)
危哉云南七府矿产	义 侠	(355)
滇中争废矿约纪略		(358)
收回云南矿权换文		(360)
英帝侵占我国片马地方		(361)
英帝侵略坎底、片马		(362)
法教士在宾川的罪恶	本省西路通信员	(366)
法国传教士在文山的侵略罪行		(369)
法国天主教士在蒙化 (今巍山) 的侵略潜动		(371)
周云祥起义事辑叙录	方国瑜	(372)
周云祥起义事辑	李为衡	(375)

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北洋军阀的统治

致黄兴书	孙 文	(409)
中华革命党宣言	孙 文	(411)
日本妄图灭亡中国而提出的二十一条		(413)
国民之薪胆	李大钊	(417)
中华民国讨逆军撤告天下		(430)

护国运动的回忆 (节录)	赵钟奇 (434)
护国史稿 (节录)	由云龙 (442)
第二次讨袁宣言	孙 文 (458)
就陆海军大元帅职宣言	孙 文 (462)
辞大元帅职通电	孙 文 (464)
蓝辛石井协定	(466)
段祺瑞卖国政策	(469)
孔子与宪法	李大钊 (475)
我之节烈观	鲁 迅 (477)
本志罪案之答辩书	陈独秀 (488)

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成长

自发性的经济罢工	(493)
反帝性质的罢工斗争	(514)
天津法租界罢工风潮	民国日报 (524)
反封建性质的罢工斗争	(533)
江南造船所罢工风潮	民国日报 (546)
附录:	

- 一、1920年以前中国近代工厂统计表
- 二、民族工业在资金上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
依存关系示例表

公 车 上 书

康 有 为 等

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（1895年5月2日）

具呈举人康祖诒等，为安危大计，乞下明诏，行大赏罚，迁都练兵，变通新法，以塞和款而拒外夷，保疆土而延国命，呈请代奏事：

窃闻与日本议和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，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、杭，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，免其厘税等款，此外尚有缴械、献俘、迁民之说。阅《上海新报》，天下震动，闻举国廷诤，都人惶骇。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，思戴本朝。人心之固，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，涵濡煦覆，数百年而得此。然伏下风数日，换约期迫矣，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，严正议臣之罪。甘忍大辱，委弃其民，以列圣艰难締构而得之，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，如列祖列宗何？如天下臣民何？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，岂忍上负宗庙，下弃其民哉！良由误于议臣之言，以谓京师为重，边省为轻，割地则都畿能保，不割则都畿震惊，故苟从权宜，忍于割弃也。又以群议纷纭，虽力摈和议，而保全大局，终无把握，不若隐忍求和，

犹苟延旦夕也。又以为和议成后，可十数年无事，如庚申（咸丰十年，1860年）以后也。左右贵近，论率如此。故盈廷之言，虽切而不入，议臣之说，虽辱而易行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。

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，散天下民之事大，割地之事小，亡国之事大，社稷安危，在此一举。举人等栋折榱坏，同受倾压，故不避斧钺之诛，犯冒越之罪，统筹大局，为我皇上陈之。

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，而朝廷可弃台民，即可弃我，一旦有事，次第割弃，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。民心先离，将有土崩瓦解之患。《春秋》书梁亡者，梁未亡也，谓自弃其民，同于亡也。故谓弃台民之事小，散天下民之事大。日本之于台湾，未加一矢，大言恫喝，全岛已割。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，法人将问滇、桂，英人将问藏、粤，俄人将问新疆，德、奥、意、日、葡、荷皆狡焉思启。有一不与，皆日本也，都畿必惊。若皆应所求，则自啖其肉，手足腹心，应时尽矣，仅存元首，岂能生存？且行省已尽，何以为都畿也？故谓割地之事小，亡国之事大。此理至浅，童愚可知，而以议臣老成，乃谓割地以保都畿，此敢于欺皇上、愚天下也。此中国所痛哭，日本所阴喜，而诸夷所窃笑者也。

诸夷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，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，其来必速。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，而

卒无一炮震于大沽者，盖深得吾情也。恐诸夷之速以日本为师也，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。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，以此诘之，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，而都畿之不震也。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？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。或以为庚申（咸丰十年，1860年）和后二十年，乃有甲申（光绪十年，1884年）之役，二十年中可图自强，今虽割弃，徐图补救。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、卖天下者也。

夫治天下者势也，可静而不可动，如箭之在括，如马之在埒，如决堰陂之水，如运高山之石，稍有发动，不可禁压。当其无事，相视莫敢发难，当其更变，朽株尽可为患。……甲午（光绪二十年，1894年）以前，吾内地无恙也，今东边及台湾一割，法规滇、桂，英规滇、粤及西藏，俄规新疆及吉林、黑龙江，必接踵而来，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？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？譬大病后，元气既弱，外邪易侵，变症百作，岂与同治之时，吾国势犹盛，外夷窥伺情形未迨比哉！且民心既解，散勇无归，外患内讷，祸在旦夕，而欲苟借和款，求安目前，亡无日矣，今乃始基耳。症脉俱见，不待卢扁，此举人等所为日夜忧惧，不惮僭越，而谋及大计也。

夫言战者，固结民心，力筹大局，可以图存。言和者，解散民体，鼓舞夷心，更速其亡。以皇上圣明，反覆讲辩，孰利孰害，孰得孰失，必当独断圣衷，翻然变计者。不揣狂愚，统筹大计，近之为可战

可和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，远之为可富可强，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。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，迁都定天下之本，练兵强天下之势，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。

何谓鼓天下之气也？天下之为物，譬犹器也，用其新而弃其陈，病乃不存。水积为淤，流则不腐；户闭必坏，枢则不蠹；炮烧则晶莹，久置则生锈；体动则强健，久卧则委弱。况天下大器，日摩洗振刮，犹恐塵垢，置而不用，坏废放失，日趋于弊而已。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，非不可用也，而将吏贪懦，兵士怯弱，乃至闻风哗溃，驯至辱国请和者，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？是有四万万之民，而不善用之也。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，开创之圣人也，而顺治十八年中，责躬之诏屡下。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，中兴之盛功也，而同治元二年（1862年、1863年）间罪己之诏至切。天下臣民，伏读感泣，踊跃愤发，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，所由来也。《传》谓：“禹、汤罪己，兴也勃焉。”唐臣陆贄谓“以言感人，所感已浅，言犹不善，人谁肯怀？”今日本内犯，震我盛京，执事不力，丧师失地，畿惊陵寝，列圣怨恫，皇上为人子孙，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？然于今经年，未闻有罪己之诏，责躬咎厉，此枢臣辅导之罪，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。

伏乞皇上近法列圣，远法禹、汤，特下明诏，责躬罪己，深痛切至，激厉天下，同雪国耻，使忠臣义

士读之而流涕愤发，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。士气耸动，慷慨效死，人怀怒心，如报私仇，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，奔走驰驱，可使赴汤蹈火，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？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，故罪己之诏宜下也。皇上既赫然罪己，则凡辅佐不职、养成溃痈、蔽惑圣聪、主和辱国之枢臣，战阵不力、闻风逃溃、克扣军饷、丧师失地之将帅，与夫擅许割地、辱国通款之使臣，调度非人、守御无备之疆吏，或明正典刑，以寒其胆，或轻予褫革，以蔽其辜，诏告天下，暴扬罪状。其余大僚尸位、无补时艰者，咸令自陈，无妨贤路。庶几朝政肃然，海内吐气，忭颂圣明，愿报国耻，此明罚之诏宜下也。

大奸既黜，典刑既正，然后悬赏功之格，为不次之擢。将帅若宋庆、依克唐阿，疆吏若张之洞、李秉衡，凉山旧功若冯子材，皆有天下之望，宜有以旌之。或内综枢柄，或外典畿疆，以鼓舞天下。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，不可以得异材；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，不可以为济变。不敢言远者，请以近事言之。当同治初年，沈葆楨、李鸿章、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，阎敬铭则由臬司擢抚山东，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赏三品卿督办军务，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，逾月授陕西巡抚，用能各展材力，克佐中兴。若汉武帝之用才，明太祖之任吏，皆用不次之拔擢，不测之刑威，用能奔走人才，克成功业。伏读世宗（祖）章皇帝《圣训》，屡诏举天下之才，下至山林隐逸，举贡生监，佐贰杂职，

皆引见擢用，此诚圣主鼓动天下之盛心也。

今日变甚急，天下未为乏才，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，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。夫有非常之事变，即有非常之才应之，同治中兴之臣，率多草泽之士。宋臣苏轼谓：“智名勇功之人，必有以养之。”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，各举所知，不论已仕未仕，引见擢用，随才器使。昔汉高之于樊哙，每胜增其爵级，其于韩信，一见即拜大将。凡有高才，不次拔擢，天下之士，既怀国耻，又感知遇，必咸致死力，以报皇上，故求才之诏宜下也。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，爵赏刑罚也。赏罚不行，则无以作士气；赏罚颠倒，则必至离民心。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，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。苟三诏既下，赏罚得当，士气咸伸，天下必距跃鼓舞，奔走动容，以赴国家之急，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。

何谓定天下之本也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，自非周公盛德，不敢以洛邑为都，故娄敬挽辂，汉祖移驾，宋汴梁无险，敌致长驱，徽、钦之辱，非独失德使然也。方今旅顺已失，威海既隳，海险无有，京师孤立。近自北塘、芦台、神堂、涧河，远自山海、抚宁、昌黎、乐亭、清河、蚕沙，处处可入，无以为防守之计。此次和议即成，而诸夷窥伺，皆可扬帆而达津、沽。《易》曰：“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。”险既失矣，国何可守？故今日大计，必在迁都。请以前事言之。我朝当道光

之时，天下全盛，林则徐督粤，邓廷桢督闽，叠败英酋朴鼎查、额尔金之兵，而移师天津，即开五口，而补二千万矣。其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、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、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皆始战终和，藉京师以为要挟，诸口益开，巨款累偿。暨庚申（咸丰十年，1860年）之变，我文宗显皇帝，至为热河之狩，焚烧御园，震惊宗庙。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，餘烬尚在。由是洋人掉臂都畿，知吾虚实。此事非远，皆诸臣所目击前车易鉴者也。寻五十年来，吾大臣用事及清流进议者，不深维终始，高谈战事，及震动津、沽，宫廷惶骇，则必以战无把握，输款求和。于是尸位无耻之流累藉和议以容身，朝廷虽深知主战之直，必不见从，亦明知议和之非，俯徇所请。盖实患既至，非复空言所能抵塞。故外夷所累藉以胁制者，皆以吾京师近海之故，彼虽小丑，无求不得，吾虽大胜，终必请和，亦既彰明较著矣。用事者既不早为自强之谋，又不预作迁都之计，夷衅既开，虚骄空谈，相与言战，及稍败衄，震动畏缩，苟幸得和，乃至割根本之地，弃千万之民，而亦为之，其不智而失计亦甚矣。以今事言之，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，为保都畿、安乘輿也，微论将来外夷继轨，都畿终不能保，乘輿终必致惊，而以区区十里之城，弃千里之地、十兆之民以易之，甚非策也。以后事料之，诸夷知我之专保都畿也，咸借端开衅，阳攻都畿以索边省，我必将尽割沿边十余省，以保都畿，是弃天下万里之地，数万

万之民，以易区区之都城也。

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，岂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为至计哉？以五十年来前后今事考之，吾之款和输割，皆为都畿边海之故，其事易徵，其理易明。昔者苟能自强，虽不迁都，犹可立国，今日虽欲自强，而外夷连轨，计不及待，故非迁都，智者无所聘（骋）其谋，勇者无所竭其力，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。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，岂不痛哉！故今日犹言不迁都者，非至愚病狂，则甘心鬻国。大臣既不能预鉴于前而至辱国，又不补救于后，必至丧邦。皇上圣明，试以诘难诸臣，当无从置喙，或下群臣集议，当亦从同。而后宸衷独断，定议迁都，以安宗庙而保疆土，无逾于此。或谓我能往寇亦能往，我迁都以避，寇深入以争，自古迁都之谋，皆遂为偏安之计，此明臣于谦所以力争，而庚申（咸丰十年，1860年）所以止议也。不知古今异形，今昔殊势，外夷政由议院，爱惜民命，用兵甚慎，不敢深入，与古不同，今日本用兵已可概见。我即迁都，可以力战，虽边沿糜烂，而朝廷深固，不为震慑，即无所胁制，主和者无所容其身，主战者得以激其气，岂不鉴于五十年事，而尚以为孤注哉！独不畏徽、钦之辱乎？

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，此尤不达经义之伪言也。夫国君者诸侯之谓，以社稷受之天子，当死守之，犹今地方有司，有城池之责比耳。若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四方皆可建都立社，何一城之为？明庄烈帝既

为愚儒所误，明社遂屋。岂可复以此再误我国家哉！且一朝而有数都，自古为然，商凡七迁，周营三邑，汉室二京，唐世两都。及明祖定鼎金陵，永乐乃迁燕、蓟，以太子留守南京，宫殿官僚，悉仍旧制，择有司扈从，行在庙社官署，随时增修，永分两京，可以法。若夫建都之地，北出热河、辽、沈，则更迫强敌；南入汴梁、金陵，则非控天险；入蜀则太深，都晋则太近。天府之腴，崤、函之固，莫如秦中。近虽水利不开，漕运难至，然都畿既建，百货自归，若藉机器、督散军，亦何水利之不开哉？

夫京都建自辽、金，大于元、明，迄今千年，精华殆尽。近岁西山崩裂，屡年大水，城垣隳圯，闾阎房屋，倾坏无数。甚者太和正门、祈年法殿无故而灾，疑其地气当已泄尽。王者顺天，革故鼎新，当应天命，谓宜舍燕、蓟之旧京，宅长安为行在。然人情乐于守常，难于移动，以盘庚迁殷，诫谕至烦三诰，以魏文迁洛，世臣犹有违言。盖世臣大家，輜重繁多，迁徙不易，听其恋旧，庶免阻挠，自非大有为之君，不易破寻常之论。魏文南征，永乐北伐，皆借巡幸留而作都。皇上既讲明利害，远之防诸夷之联轳，近之拒日本之挟制，急断乃成，亟法汉高，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，六龙西幸，万人欢庆。幸当议和之时，民心稍静，择亲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；车驾从容西狩，择百司扈从，以重兵拥卫，必不虑宵小生心。日人虽欲轻兵相袭，数日乃抵津、沽，而我大兵云集

都畿，犹可一战，彼岂敢深入内地，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？然后扼守函、潼，奠定丰、镐，建为行在，权宜营置，激励天下，妙选将才，总屯重兵，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，示之以虽百战百败，沿海糜烂，必不为和。日本既失胁制之术，即破旧京，不足轻重，必不来攻，都城可保。或俯就驾馭，不必割地，和议亦成；即使不成，可以言战矣。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。

何谓强天下之势也？凡两物相交，必有外患，兽有爪牙之卫，人有甲冑之蔽，列国并立，兵者国之甲冑也。昔战国之世，魏有武卒，齐有轻骑，秦有武士。楚庄投袂，屢及剑及，即日伐宋。盖诸国并骋，无日不训讨军实，国乃可立。今环地球五十餘国，而泰西争雄，皆以民为兵，大国练兵至百余万。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，乃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画。其阵法营垒器械枪炮，日夕讲求，确有程度。操练如真战，平居如临敌，所由雄视海内也。日本步武其后，遂来侮我。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以待之，不训兵备，至有割地款和之事。今日氛未已，不及精练，然能将卒相知，共其甘苦，器械精利，壮其胆气，亦自可用，选将购械，犹可成军。

夫用兵者，用其气也。老将富贵已足，无所愿望，或声色销铄，精气竭衰，暮气已深，万不能战。即或效忠，一死而已，丧师辱国，不可救矣。近者杨芳失律于粤城，鲍超骄蹇于西蜀，令彼再如为兵时跳